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

孙玉石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孙玉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

（博雅导读丛书）

ISBN 978-7-301-12215-0

Ⅰ．**中…**　Ⅱ．**孙…**　Ⅲ．**穆旦**（1918—1977）-**诗歌-文学欣赏**

Ⅳ．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0704 **号**

书　　名：**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

著作责任者：**孙玉石　主编**

责 任 编 辑：**张雅秋**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2215-0/I·0912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9.75 **印张**　334 **千字**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录

代序:走近一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
——关于穆旦诗现代性的一些思考/1
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1
青春与生命的自觉
——读《我看》/6
我看/8
青草样的忧郁　红花样的青春
——读《园》/10
园/12
民族力量搏斗勇气的颂歌
——读《合唱》/13
合唱/15
从洞里到洞外
——解读《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7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21
生命的意义和苦难
——读《从空虚到充实》/24
从空虚到充实/28
从童年的理想到人生的悲哀
——读《童年》/33
童年/35
在现实和梦的两端
——解读《玫瑰之歌》/37
玫瑰之歌/41
在“生”与“死”之间感受人类的痛苦
——解读《在旷野上》/44
在旷野上/46
在苦难中寻找救赎
——解读《不幸的人们》/48
不幸的人们/52
异化与还原
——《还原作用》解读/54

目录

还原作用/58
寻找现代的“我”
——解读《我》/59
我/62
民族命运的希望与隐忧
——解读《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64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67
迷暗沉郁的灵与肉的搏斗
——解读《夜晚的告别》/68
夜晚的告别/71
在绝望中隐含深刻
——略解《我向自己说》/73
我向自己说/74
知识分子的无力和痛苦
——读《鼠穴》/76
鼠穴/79
冲突与和谐的二元悖论
——解读《神魔之争》/80
神魔之争/88
小镇旅人的惊异发现
——《小镇一日》解/98
小镇一日/102
哪里是我们的医生
——试析《哀悼》/106
哀悼/108
对新生命的关切和忧虑
——解读《摇篮歌——赠阿咪》/109
摇篮歌——赠阿咪/112
一个民族个体的控诉
——解读《控诉》/114
控诉/118

目录

塑铸了中国农民的浮雕
——《赞美》解读/121
赞美/127
感受着人性的复苏与自由
——解读《黄昏》/130
黄昏/133
一曲躁动不安的青春寂寞之歌
——读《春》/134
春/135
一曲爱情与人生的美丽交响
——《诗八首》解读/137
爱的二律背反与合一
——读《诗八首》/146
现代人的现代爱情
——《诗八首》小解/155
诗八首/158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读《出发》/162
悖谬的存在与绝望的体悟
——1942 年和《出发》/166
出发/168
寻找自救之途
——解读《阻滞的路》/170
阻滞的路/173
领向人世的智慧皈依
——解析《自然底梦》/175
人类向智慧皈依的痛苦
——《自然底梦》解析/178
自然底梦/179
看那爬行在奴隶制度中的主人
——《幻想底乘客》解析/181
幻想底乘客/18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矛盾的坚忍
——《诗》解读/187
诗/191
诗短情长　曲尽心意
——读《赠别》(二)/193
赠别(二)/194
荒街上的沉思者
——析《裂纹》/196
裂纹/200
从“我们”到“我”
——解读《寄——》/202
寄——/206
活下去:化繁为简的生命哲学
——《活下去》解读/207
活下去/210
深隐的忧虑与危机
——《线上》读析/212
线上/214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读《被围者》/216
被围者/220
与上帝相遇的刹那
——读《忆》/222
一个被引诱者的生与死
——《忆》细读/224
忆/230
具形与形而上:“表现了一切而又归于无有”
——《海恋》细读兼析该诗的抒情方式/232
现实与理想之际
——《海恋》解读/236
海恋/238

目录

坚实的自觉　生命的体验
——《旗》解析/240
旗/243
记忆失去爱情的方式
——《流吧，长江的水》解读/245
流吧，长江的水/247
谣曲的韵致
——读《风沙行》/249
风沙行/252
“搏求者”的自我体认与自我超越
——重读《三十诞辰有感》/254
自我生命历程的冷峻分析
——《三十诞辰有感》解读/257
三十诞辰有感/260
丧钟为“思想”而鸣
——读《我歌颂肉体》/262
我歌颂肉体/265
在矛盾和分裂中谋求合一
——《诗》解读/267
诗/274
一个诗人的秋天
——《秋》解读/276
秋/279
从荒寒的方向看
——《冬》解读/282
冬/288

附录
关于诗歌的赏析与教学
——孙玉石教授访谈录/291

新版后记/295

代序:走近一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

——关于穆旦诗现代性的一些思考

自 1917 年 2 月《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开始,上溯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发生的诗歌变革源头的“诗界革命”,一直到今天,这将近一百年的中国新诗探索创造的艰难历程中,曾经产生了像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艾青、冯至、穆旦、余光中、北岛、海子等这样一些星光耀眼的诗人。在这一百年由灿烂群星所写下的历史足迹里,广义上的现代性的追求,始终是新诗发展走向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而声名辉煌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命运多舛、创作生命不长、彗星一样的诗人穆旦,就是这一百年新诗跨越传统、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一面猛进的旗帜,一座写满着历史的烽烟、智慧的光芒与民族和个人的生命悲剧的永远的纪念丰碑。

中国现代诗人,由于传统儒家意识和人文精神深入骨髓的影响,即使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艺术养分的时候,也不可能走上像法国诗人瓦雷里所倡导的那样“纯诗”的道路。历史注定的是:探索新诗自身的艺术创造与现实生活、民族命运、诗人的现实关注与审美追求的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诗人追求新诗现代化意识中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作为清代康熙时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后代,穆旦可以说是出生于一个诗学渊源极为深厚的文化世家。他走上新诗创作道路之始,就遇上了民族遭受外来侵略与凌辱的苦难深重的年代。因此他的歌唱,从一开始就不能不以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唱出那种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整个苦难的中华民族的激怒与抗争的声音。用他《童年》一诗里的话说,是要唱出那些“在周身起伏的/那痛苦的,人世的喧声”。

1937 年 11 月,他以极端愤怒的如刻刀似的笔,雕塑了一个在黑暗中深受创伤,从紫色的血泊中愤然跃起复仇的“野兽”形象。“在黑暗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用隐蔽象征的方法,书写了一个悲壮抗争的民族。(《野兽》)他鞭挞战争中人们灵魂的自私,拒绝物质享受的第二次“蛇的诱惑”,在“我是活着吗? 我活

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这样的灵魂拷问中，承受着现实与精神加给自己的“阴暗的生的命题”。(《蛇的诱惑》)面对饥寒、残酷、绝望、鞭打、血腥等种种惨遇，他那“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期待着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玫瑰之歌》)。极端愤懑于世事的污秽与丑恶，他唱出一个与古老民族一样苍老的老人痛苦的声音：“我的健壮的孩子们战争去了，/(他们去杀死那比一切更恶毒的海盗，)/为了想念和期待，我咽进这黑夜里/不断的血丝……”(《漫漫长夜》)正是在这样一种诗歌意识与情感向度的基础上，在现实、浪漫与现代交错的灵感激荡中，他于 1941 年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了像《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赞美》等一些中国富有良知的青年歌者在民族战争中产生出来的最辉煌的诗篇。在这些他刚刚 23 岁时所写的诗里，显然有艾青《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影子。但是诗里所饱含的对于土地、对于人民的深挚热爱和个人绝望抗争的情愫，普通农民个人觉醒者形象刻画与整个民族命运思考的扭结与纠缠，广大人民群体形象的塑造与诗人自我抒情的亲切介入，实在物象的素描与象征暗示的灵活运用，对眼下民族苦难命运的呼喊与对古老历史悠远过去的沉思，清晰的生活情景与朦胧的诗意图画的高度融合，给他的这些诗篇，带来了更为丰厚的蕴藏和更加耐人寻味的境界。

读到那个寒冷腊月夜里的情景，我不能不为诗人那种深挚情怀与美丽遐想，而获得一种既是真诚又是魅力的感动：

> 风向东吹，风向南吹，风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转，
> 木格的窗纸堆着沙土，我们在泥草的屋顶下安眠，
> 谁家的儿郎吓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
> 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
> 从屋顶传过屋顶，风
> 这样大岁月这样悠久，
> 我们不能够听见，我们不能够听见。
>
> 火熄了么？红的炭火拨灭了么？一个声音说，
>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
>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诗里的这些温馨中藏着隐痛抒情的构成，不仅仅在于它的普遍性，更在于它的强烈主观精神所迸发的个性化色彩。诗歌情感的极端的个人化，在这里并非指诗人自己，而是进入诗里情绪的个人化。他进入了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抒情者的精神世界。他由执著于土地和人民的现实抒情，走进自我内在精神形象的塑造。诚如博尔赫斯所说，作家以为自己在谈论很多事情，但他留下的东西，如果他运气的话，只是一幅他自己的形象。穆旦用最个性化的情绪写了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和精神、民族顽强抗争又世代延续的生存命运。由此他的诗就能与不同时代的人精神息息相通。不把自己个人强烈的生命气息融进作品，很难让别人为你的作品而感动。这大概就是穆旦评论卞之琳诗的时候所提出来的应该“机智和感情溶合在一起”，让“机智”溶进“感情的洪流，激起人们的血液来”的“新的抒情”吧。①

精神世界的真实与叙述世界的扭曲之间构成的张力，其中所蕴涵的诗人内心世界矛盾的无限张扬，是穆旦诗歌现代性最独特的一个侧面。这种精神扭曲，这种内心矛盾的张力，在穆旦诗中，主要表现为诗人自我精神的折磨与痛苦。王佐良说，穆旦诗的“真正的谜”之一，是他“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又折磨人的心情”。②

这里说的是状态，而我们要进一步追寻的是，这种状态背后所隐含的精神的根源。其实王佐良很简约的文字中，已经提供了接近问题实质的思考线索。他说，是内心深处存在的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人们猜想现代中国写作必将生和死写得分明生动，但是除了鲁迅的凶狠地刺人的机智和几个零碎的悲愤的喊叫，大多数中国作家是冷淡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民众的生与死和苦难，而是他们“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③ 诗人固守的这种“受难的品质”和“同情心”，本质上就是世界上那些最优秀文学大师们所怀有的深邃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情怀。不同的是，超越于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分野和政治意识依附，穆旦思考和体验的，不是由于关注受难的目的与获得而忽略了人的受难过程，而是关注人的生与死以及这受难本身。他的这种关注里有基于作家良知或基督教精义所产生的深刻博大的人文关怀的精神闪光。这应该

① 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1940 年 4 月 28 日《大公报·综合》（香港版）。

②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穆旦诗集（1939—1945）》“附录”，1947 年 5 月于沈阳自费出版。

③ 同上。

是他诗中以自我的精神折磨进行灵魂拷问的第一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层面。《出发》以质疑的口气，指出上帝造人类与给予人类本身遭遇的极端矛盾性，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告诉知道“人”的价值又去蹂躏毁灭“人”是一种“新的美”。诗人发出这样的诅咒：“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控诉》一诗，讲的也是这种现实尖锐矛盾中的内心搏求。“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我以为，在这一个层面上来看，穆旦诗里这种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并非全然是哲学玄思的抽象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我精神的折磨与痛苦，而是基于现实斗争生活，来自一个知识分子的冷静的智性与超人的觉醒。如果完全忽略了这些思想和情感的动因，去纯然抽象地谈穆旦诗的自我拷问，就是没有真正理解穆旦诗精神蕴藏的真髓。他的诗里表现的灵魂自我拷问的第二个层面，是在哲学意义上思考自我本真迷失的痛苦。第三个层面，才是在宗教原罪的意义里，自我灵魂的拷问和折磨。于此已有许多研究成果，这里就不再去论述了。由此，我们可以说，自我矛盾痛苦中的煎熬挣扎，几乎已经成为穆旦的一种精神方式。

这种精神自戕自拷所隐含的智慧者的大痛苦，大折磨，给他的诗带来了与传统文学迥异而与西方现代性文学传统连接的特征，使他的生命焦虑与人类意识更多地接近了鲁迅的《野草》。一般别人注意和描述的，是在希望与绝望搏斗中如何战胜自我的过程，鲁迅《野草》，特别是《墓碣文》，所描述和揭示的是自食心肝欲知滋味而不得的痛苦心境，而穆旦关注和描述的则是智慧者忍受希望与绝望交战的痛苦和诉说痛苦过程的剖白本身。他诗里的玄学思考始终与现实的思考紧密纠结而存在。这也就是唐湜先生说的，诗人用自我生活感觉与内在情感的分裂与搏斗，同化了也贯穿了外在的一切，“他的受难的精神历程与中国新时代受难的历史过程正可以相互印证”。①

穆旦诗的西方化与非传统，在很长时间里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认知。最早是王佐良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论述穆旦的论文里这样鲜明地

① 唐湜：《穆旦论》，1948年8月《中国新诗》第3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提出，“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超越于旧文学辞藻带给新诗的沉重阴影与压力，“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①] 经过近些年来反复的探讨与论说，我认为问题已经不在于对于这种批评论断的认同与否，不在于论断者本身后来是否已经改变了这样的看法，而是要深入地探求诗人在这种“非中国的”意识深处和意识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对于新诗现代性道路强烈的追求精神，他所选择的独特的抒情姿态和语言方式，以及由此对新诗现代性传统的构建，究竟带来了怎样全新的色彩。

只要读一下穆旦的诗，就会清楚地感觉到：一方面，他承续了民族文学最优秀诗人的精神传统，与自己民族的命运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能够深刻理解和传达这个民族的命运和情绪；另一方面，他又是传统文学感觉与传达方式的最猛烈最深刻的叛逆者，他给自己诗中“新的抒情”带来了一种全然非传统的新的生命和姿态。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能不能摆脱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束，在“中国的”与“非中国的”之外，来思考新诗自身传统与传统诗歌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穆旦如何对待外来的先锋艺术与传统艺术吸收融化中出现的尖锐矛盾？如何在双向的抵抗中进入自觉的选择吸收与消化？

自新诗诞生之后，就存在一个摆脱传统束缚和向传统艺术寻求资源的双重取向问题。具有强大优势的传统诗歌的语言、意象、情怀、意境，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新诗，不仅提供了营养的资源，也带来了彻底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压力。“欧化”与“西化”，几乎成为新诗头顶上一个无法摆脱的恶谥。正因为此，朱自清先生在40年代才以很强的辩护姿态，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呼号：其实新诗接受外国的影响，是“迎头赶上”世界现代性潮流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得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新路不可”。[②] 自20年代的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至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卞之琳、冯至，在这条“追赶”的路上，已经作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只有到了穆旦，才又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用李瑛当时的话说，穆旦的诗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起来歌唱和革命——“对于诗和社会的革命”。[③]

穆旦从诗歌意义到创作实践，都可以说是新诗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

---

①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穆旦诗集(1939－1945)》“附录”，1947年5月于沈阳自费出版。

② 朱自清：《新诗杂话·真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38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③ 李瑛：《读〈穆旦诗集〉》，1947年9月27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59期。

次革命性的冲刺。当一些现代性很强的诗人，还在思考与探索先锋性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联系，让一些古典意象、语言在自己的手里复活、燃烧和发光的时候，穆旦对于传统诗歌、民谣体诗歌，从表达感情方式、外在程式，到语言层面都正在进行嘲弄、反叛、决裂，以便在更大程度上，摆脱掉传统诗歌严密的艺术系统对于新诗创造沉重的束缚与压迫。这是“被围困者”的一次彻底的“突围”，是新诗艺术“越狱者”的一次孤独的“暴动”。他写下的那些最优秀的诗篇，从《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控诉》、《诗八首》、《自然底梦》，到《裂纹》、《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隐现》，在哲理的开掘与思考，情感的升华与提炼，组织与联想的丰富，想象与幻想的新奇，语言的选择和组织等方面，都突破禁锢的城堡，爬上了艺术与灵魂的“禁人上去的高峰”。这一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高峰”，无论对于传统诗，还是新诗，都可能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当时，他就不仅被一些前卫意识很强的诗学批评家所接受，也为最拥有传统诗艺术素养和眼光的大诗人所赞赏。闻一多将穆旦的作品选入《现代诗钞》，唐湜赞誉穆旦是一个“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他的被称为“非中国的”的诗，也就由此可能成为最为“中国的”，最富现代性的诗。

这些真正的“中国的”诗，至今给人以审美魅力的根源之一，是智性与情感结合中有一种沉雄聪慧而触动人心弦的情在，无论是民族的、个人的，是痛苦的、欢乐的，还是静穆的、热烈的。超越 20 世纪 20 年代新月派浓烈的抒情，30 年代金克木、卞之琳等提倡和实践的“智慧诗”，主张诗应该“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①] 这是新诗探索道路上第一次现代性的艺术超越。穆旦承袭了这一传统，又实现了新诗抒情史上的第二次超越。他用自己的“新的抒情”实绩宣告：诗的艺术美，不仅应该使人思索，也应该使人感动。他努力在诗里创造一种令人动情的智性与情感融合无间的美，实现了如李瑛所说的“近代哲学的高扬与自己感情的调和”。[②] 他的诗发现并表现那些在生活里、在个人感情深处本来存在却不是人人能够发现、也没有办法随时感受的美，那些极为珍贵的“美的瞬间”，以唤醒人们心里的爱与感动。穆旦的诗铸就了这样的奇迹。读了《诗八首》等诗之后，读者所获得的那种关于爱情与人生的美感愉悦和默然沉思，是艺术对于心灵的最动人的呼唤。

---

① 柯可（金克木）：《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1937 年 1 月 10 日《新诗》第 4 期。

② 李瑛：《读〈穆旦诗集〉》，1947 年 9 月 27 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 59 期。

如此大胆地吸收外来艺术所构成的新诗的“高层建筑”，会不会对于民族自身传统构成一种毁灭性的压力？穆旦实践的“非中国的”现代诗，是否能够扎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土壤，而具有悠久的艺术生命？最近在一个河南青年的批评文章里，我读到这样一个令我痛苦很久的故事：一个从中原大地偏僻农村出来的落榜青年，到城里打工，麦收农忙的时候，大家都回去收麦子了，他留在那里看工地。他站在楼顶上远望着家乡，最后把自己幻想成一只会飞翔的小鸟，从楼顶上飞了下去。这篇很短的小说，题目叫做《飞翔》。作者说自己想告诉人们，这片无边无际的楼群，对于一个有着乡下生活背景的人，构成了一种压力。这样一个寓言式的故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悲剧性叩问：是屈服于压力而自行毁灭，还是大胆地承受并迎接压力，在传统与外来艺术的搏斗与纠缠、吸收与融会中，探寻出一条艺术创造的新路？走近穆旦这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我们获得了答案。

穆旦不是一只在幻想中生活的小鸟。扎根于自己民族土地上的穆旦，是永恒翱翔于历史云天中的一只雄鹰！

2006 年 4 月 1 日于京郊蓝旗营

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

穆旦，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至 40 年代诗坛上升起的一颗灿烂的明星。他的旷世才华，一直伴随着他对于新诗现代性的不倦的探索，为新诗国土带来了如彗星划过天空的耀眼的闪亮。要走近穆旦的诗，就必须走近穆旦的诗学理想与创造个性。于是有这样思考穆旦的可能的对话。

——穆旦不但创造着诗，也在不多的批评文字里，思考着诗的现代性的生命与道路。比如他在关于艾青、卞之琳诗的批评文字中，提出的“新的抒情”的理念，展现了一个现代诗人努力将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深层的艺术表现结合起来的美学理想。他的“新的抒情”究竟是怎样提出来的，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里倾听诗人自己的一些真实叙述。

——过程是这样的：穆旦在 1940 年 3 月 3 日《大公报·综合》（香港版）上，发表了题为《〈他死在第二次〉》的书评，评论了艾青的同名诗集；接着，又在 1940 年 4 月 28 日《大公报·综合》（香港版）上，发表了另一篇评论卞之琳诗的文章，题目是《〈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在这两篇珍贵的文章里面，穆旦阐述了他的诗歌观念与理想。

——穆旦是艾青诗的真诚的赞美者。他是从怎样的视角来评述艾青诗的呢？

——这时的穆旦只有 22 岁。他刚刚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他在批评文章中，很敏锐地感觉到艾青诗歌深厚的现实精神、他的诗与中国的农民及土地之间的深广联系，看到了他诗歌“博大深厚”的现实精神与坚实的生命。

他说：“做为一个土地的爱好者，诗人艾青所着意的，全是茁生于我们本土上的一切呻吟，痛苦，斗争和希望。他的笔触范围很大，然而在他的任何一种生活的刻画里，我们都可以嗅到同一种‘土地的气息’。这一种气息正散发着香和温暖在他的诗里。从这种气息当中我们可以毫不错误地辨认出来，这些诗行正是我们本土上的，而没有一个新诗人是比艾青更‘中国的’了。……这里，我们可以窥见那是怎样一种博大深厚的感情，怎样一颗火热

的心在消溶着牺牲和痛苦的经验，而维系着诗人的向上的力量。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比着惠特曼那种中产阶级的盲目自足的情绪，诗人艾青是更进步更深沉的。”他称赞“艾青正是新生的中国里一员健壮的歌手”，他的诗“会摇起你年青的精力，鼓舞你更快地朝着工作，朝着斗争，朝着光明”。

——穆旦由艾青的诗，谈到艾青在《顶点》上发表的《诗的散文美》，谈到了诗的语言问题，并由此而谈到他自己对于诗的道路的深度思考。

——是的。他注意到艾青提倡的“诗的散文美”这篇杰出的论文。艾青说：“语言在我们的脑际萦绕最久的，也还是那些朴素的口语”，“而当我们熟视了散文的不修饰美，不经过脂粉的涂抹颜色，充满了生的气息的健康，它就肉体地诱惑了我们”；引述了这些思想之后，穆旦在艾青的诗里看到了探索真正新诗道路的曙光。他说：“光就作者在诗里所采用的这种语言来说，他已经值得我们注意了。因为我们终于在枯燥呆板的标语口号和贫血的堆砌的辞藻当中，看到了第三条路创试的成功，而这是此后新诗唯一可以凭藉的路子。”

——这种“第三条道路创试成功”的构想，到了批评卞之琳的文章里，进一步由诗的语言层面转到诗的“智性”这个层面，使得他的诗歌的现代性意识得到了更深度的阐释。可以这样理解穆旦的思路吗？

——穆旦思考与实践中国新诗的现代性道路，始终是自觉地以整个世界诗的现代化进程为大背景的。他评论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的时候，就以一种开放的思路、比较审视的眼光，将这首被他称为是“美丽的史诗”的作品，与世界最先锋的文学艺术探索联系起来。“在心理刻划上，使我们联想到了 Herry James 和 Marcel Proust 在小说中所用的手法，——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出了更贴近真实的，主人公的浮雕来。很明显地，这种手法是比一切别的心理描写法都更忠实于生活的。”到了关于卞之琳诗的批评中，穆旦一开始就进入世界性的诗学视野。他说：“在 20 世纪的英美诗坛上，自从为艾略特（T. S. Eliot）所带来的，一阵 18、19 世纪的风吹掠过以后，仿佛以机智（Wit）来写诗的风气就特别盛行起来。脑神经的运用代替了血液的激荡，拜伦和雪莱的诗今日不但没有人模仿着写，而且没有人再肯以他们的诗当鉴赏的标准了。这一变动并非偶然，它是有着英美的社会背景做基地的。……因为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物质享受的疯狂的激进，已经逼使着那些中产阶级掉进一个没有精神理想的深渊里了。在这种情形下，诗人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加速自己血液的激荡，自然不得不以锋利的机智，在一片‘荒原’

上苦苦地垦殖。把同样的种子移植到中国来，第一个值得提起的，自然就是《鱼目集》的作者卞之琳先生。”

——穆旦是在卞之琳《鱼目集》的诗里，看到了中国新诗“抒情”性质由情感到智性的转变，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抒情”的诗学思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穆旦的这种“新的抒情”的理念的内涵又是怎样的呢？

——是可以这样说的。穆旦在第二篇文章里说，1938 年徐迟先生提出了“抒情的放逐”的思想，表现了抗战时期新诗对于“五四以来抒情成分”超越的愿望。但是，他认为，假如“抒情”就等于“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的话，那么，卞之琳早在徐迟先生提出口号以前就把“抒情”放逐了。问题在于“抒情放逐”的内涵远不只如此。“抒情放逐”的灵魂是忠实于现实生活，包括外在的与内在的生活。如果那时的放逐了抒情在当时是最忠实于生活的表现，那么现在，“随了生活的丰富，我们就应有更多的东西。一方面，如果我们是生活在城市里，关心着或从事着斗争，当然旧的抒情（自然风景加牧歌情绪）是仍该放逐着；但另一方面，为了表现社会或个人在历史一定发展下普遍地朝着光明面的转进，为了使诗和这时代成为一个感情的大谐和，我们需要‘新的抒情’”。穆旦认为：“这‘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我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因为在我们今日的诗坛上，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诗人对事物的反映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

——穆旦在对于卞之琳诗的不满和对于艾青诗的认同中，使他的“新的抒情”的诗歌美学理想得到更加坚实的阐发，也将他的思考引向深入。这是穆旦的一次重要诗学选择，也是理解穆旦诗歌道路走向的一个契机吧？

——穆旦肯定卞之琳的诗集《慰劳信集》，在《鱼目集》之后，确实“创试了新的题材”，昭示了他的诗“所要发展的路向”；但同时他也尖锐地批评，在这些诗里面，“‘新的抒情’成分太贫乏了”。“在《慰劳信集》里，‘新的抒情’是比较太贫乏了。”“这是一个失败。”在这里我们看出许多“机智”的诗行。但这种“机智”仅仅停留在“脑神经的运用”的范围里，而没有从中跳出来，“再指向一条感情的洪流里，激荡起人们的血液来”。穆旦认为，这种“新的抒情”，在艾青的诗里，却获得了充分的表现。他说：艾青的《吹号者》一诗，“是我们所谓‘新的抒情’在现在所可找到的较好的代表，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觉出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糅合。从这首诗中我们知道，自然风景仍然是可以写的，只要把它化进战士生活的背景里，离开了唯美主义以及善感的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